

记忆 怀念,传递精神能量

梦想从这里起航

■孙进军

新时代之歌

夏日的申城,烟雨蒙蒙,满眼翠绿,处处充满生机。

上海市兴业路76号,绿树掩映下,两栋青砖黛瓦的石库门建筑,坐北朝南,威严矗立。红砖雕花,黑漆的大门,墙上写有“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的金字,闪烁着历史的光芒。

97年前的那个7月,13名胸怀救亡图存、民族独立梦想的“新青年”齐聚这里,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从此诞生。从1999年开始,一批批身着橄榄绿的“红肩章讲解员”,先后为近2000万名游客义务讲解。他们就是被誉为“红色哨兵”的武警上海总队执勤第四支队中队官兵。

挺立红色圣地,不忘来时初心。这里,既是我们党出发的地方,也是官兵梦想起航的地方。

“大家好,欢迎参观中共一大会址……”这天上午,下士蔡晨华像往常一样,精神饱满地为中外游客讲解。刚一开口,两个熟悉的身影突然跃入他的眼帘。那是他的父母亲啊!他心里一阵慌乱,但他迅速调整状态,继续进行讲解。40分钟讲解结束,再抬头望去,两个身影已消失在人群中。

眼前的蔡晨华,1米85的个头,脸蛋圆润,目光有神,笔直的身材,缓慢的语速,一个暖暖的大男孩形象。“我是中队第56名义务讲解员。当兵5年,我利用业余时间共讲了1000多场,70000多人听了我的讲解。”他一字一句地说道。

蔡晨华是上海人,从他家到中队仅有3公里,到中共一大会址不到4公里。参军之前,他只去过1次中共一大会址。那时,他在上海一所大学读书,作为班里的团支部书记,他带领同学们接受红色教育,但当时并没有留下什么深刻印象。只记得,这里是党出发的地方。

兵之初,他的梦想是进国旗班,当一名光荣的旗手,后来他的愿望实现了。但一次经历,他又有了新的梦想。

那天,还是新兵的蔡晨华和战友们一起,来到中共一大会址参观。为他们讲解的不是别人,正是他的班长刘铠瑞。只见刘班长端庄的军容军姿、丰富的党史知识、精准的语言表达,赢得游客阵阵掌声。当时,蔡晨华被感动了。

当天晚上,他主动找刘班长聊起讲解员的事。班长告诉他,1999年5月,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扩建竣工,馆里讲解员人手不够,十中队的义务讲解员解了燃眉之急,这一讲就是十几年。听着班长的讲述,他突然语气坚定地说:“班长,我也想当讲解员,像你一样!”

“讲解员,不是谁想当就能当的!”班长递给他一摞厚厚的讲解词,接着说道:“两周内背熟这3万字,才有资格参加选拔。”蔡晨华数了数,小小的5号字,足足18页。就这样,他和同期入伍的8名战友展开了竞赛。

凌晨2点,夜深人静,万籁俱寂。一束月光透过玻璃窗,洒在墙角的床上。伴随着战友此起彼伏的鼾声,侧卧在床的蔡晨华,一手举着微型手电,一手捏着讲稿,嘴里叽里咕咚地小声诵读。读着读着,手电掉落在床上,讲稿铺在脸上,他已全然不知,沉沉睡去……

就这样,蔡晨华白天参加升降国旗、执勤站哨,晚上挑灯夜战、苦记硬背。两周后,中队组织考试,他名列第一,又经过两周试讲,他终于如愿以偿。他第一时间打电话告诉父母,父亲惊讶之余,丢下一句话:“你不是这块料!”他了解儿子,因为儿子从小不善言辞。

第一次讲解,蔡晨华的确实令人大失所望。站在众人面前,他表情紧张,手势僵硬,磕磕巴巴,急得满头冒汗。特别是当他讲到“1921年7月23日,中共一大在上海召开”时,有人大声问道:“为什么党的生日是7月1日,而不是7月23日?”他搔搔头,顿时哑口无言。站在旁边的班长刘铠瑞赶紧解围:“战争年代资料难寻,一大召开具体日期当时无从考证。1941年,党中央决定将7月1日作为建党日。7月23日,是之后考证得到的准确日期。”话音刚落,游客们投来赞许的目光。

那天晚上,蔡晨华失眠了。他深刻认识到,要当好一名讲解员,光凭热情是不够的,还要有渊博的党史知识。没几天,《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国革命史》《苦难辉煌》等党史军史书籍,堆满了他的床头柜。

很快,蔡晨华就成了中共一大会址有名的“不倒翁”。有一次,一个外国游客用并不流利的汉语问道:“你怎么评价张国焘这个人?”蔡晨华镇定自若,不慌不忙地回答道:“对于张国焘,历史已经作出了评价!建党初期,他曾做出过贡献,而且在党内担任过重要职务。但后来,他丧失了信仰,萌生了野心,企图分裂党、分裂军队,甚至想另立中央,最终沦为历史罪人。”这名外国游客听后,伸出大拇指,满意地点了点头。

蔡晨华的完美表现,赢得越来越多的赞誉。其实他更在意的,还有父母的肯定。他几次邀请父母前来听他讲解,父母都婉言拒绝了。那年“七一”前夕,父母无意中从电视新闻中看到儿子神情并茂讲解的画面,他们决定去现场看一看。

人群中,蔡晨华自信地讲,父母仔细地听,边听边默默地为儿子鼓掌。回家后,父亲发来一条信息:儿子,好样的!我和你妈为你点赞。

二

副队长杨泽楠,从十中队的一名士兵成长为一名干部,也曾当过3年义务讲解员。至今,他一有时间就来到中共一大、二大会址,听战士们讲解,纠正他们的不足。他常教育战士:“我们不仅要讲好党史,更要像革命前辈那样爱党爱国、忠诚担当。”

杨泽楠结合自己的讲解经历,将参观者的提问归纳为三类:第一类是“求知之问”,如“列席一大的尼克尔斯基是什么人?”第二类是“解惑之问”,如“陈独秀、李大钊为什么没有参加一大会议?”第三类是“刁难之问”,如“张国焘是建党功臣?还是历史罪人?”等。对于不同的问题,他教战士一一准

确应答。他说:“无论哪一种提问,都要求你们对党史军史烂熟于心、了如指掌。”

对于杨泽楠而言,在中共一大代表中,有两个人至今让他记忆深刻。一位是陈潭秋,另一位是王尽美。那一天,当他正向游客津津有味地介绍陈潭秋的生平时,一位80多岁的老者突然发问:“你刚才讲到,陈潭秋同志在1945年的中共七大上被选为中央委员。但据我所知,他1943年就牺牲了。这是怎么回事?”杨泽楠顿时无语,憋得满脸通红。老者见状,摇摇头独自参观去了。

讲解完后,杨泽楠找到老者,虚心地向他请教。原来,老者是一位退休的党史研究员。他说:“1939年,陈潭秋被派往新疆任中共中央驻新疆代表和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负责人。1942年9月,被反动派盛世才监禁,在狱中坚贞不屈,于次年9月惨遭杀害。由于消息隔绝,在中共七大上仍被选为中央委员。”

杨泽楠听得很专注,后又缠着老者问个不停。在王尽美生介介绍,老者指着王尽美的黑白遗像说道:“王尽美是中共山东党组织最早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也是13名中共一大代表中第一个离世的人,年仅27岁。这张照片,是他1923年在北京一个照相馆拍的,也是他留下来的唯一一张照片。”他还介绍,当年王尽美托人将照片带回家,母亲小心翼翼地用布包好,在泥墙上挖个洞,将照片藏了进去,又在外面糊上一层泥。直到解放后,山东省委到村里收集王尽美的遗物,才在泥墙中扒出了这张泛黄的照片。

听着听着,泪水轻轻滑过脸庞。杨泽楠抹去眼泪,暗下决心:做人,就要做个像王尽美和陈潭秋这样的人,做一个对党忠诚、不畏牺牲的人。

2010年5月,上海世博会召开。当时还是下士的杨泽楠带领国旗班,担任了世博会的升降旗任务,由他担任撒旗手。为向世界展示中国军人的良好形象,他手臂绑沙袋,加班加点刻苦训练,胳膊肿得像面包。184天里,精准升降各国国旗6500余次,次次曲终旗到、分秒不差,国旗班被武警部队荣记集体一等功,杨泽楠也被破格提干。

红色圣地,滋养英雄品格。有一次,杨泽楠奉命协助公安抓捕一名犯罪嫌疑人。犯罪嫌疑人被堵截后,见只有杨泽楠一人,便一手持刀,一手掏出厚厚一沓百元大钞,叫嚣道:“放我走,钱归你。不然,我们一块死!”杨泽楠临危不惧,一个箭步冲上去,迅速将其制伏。当场缴获管制刀具6把、赃款38000余元。

三

在离中共一大会址不远的上海市静安区老成都北路7弄30号,是中共二大会址。这里是第一部党章诞生的地方,也是第一次提出“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地方。这里诞生了太多的“第一”。

徐少楠曾是十中队的一名士官,也是中共一大、二大会址的讲解员。去年年底转业时,他被上海一家知名公司“抢”去,当了董事长助理。但工作之余,他总爱故地重游,一来看看徒弟们的表现,二来想了解下这里何时向社会招收志愿者。

6月9日,在徐少楠引领下,我第

一次走进中共二大会址。一进党章展厅,头顶LED屏上一组鲜红的数字立即映入眼帘:35020。徐少楠介绍说:“这个数字,表示党章诞生天数,每天都在更新。”顿时,我像是穿越了时空,一下子被拉回到那个烽火连天的岁月。

在这里,徐少楠向我讲述了一对父子冒死保护第一部党章等党史文物的故事,令我动容。这对父子,就是张人亚(又名张静泉)和他的父亲张爵谦。

1927年底的一个午后,在上海发动罢工斗争的共产党员张人亚,悄悄潜入位于宁波霞浦镇霞南村的家中,将一包书报文件交给父亲说:“这是一些非常珍贵的文件,一定秘密妥善保管。”交代完后,张人亚当即返回上海。

傍晚,张爵谦将文件悄悄拿到自家的菜园,塞进停放张人亚亡妻棺材的草棚。几天后,他向邻居佯称,静泉常年在外不归,杳无音信,恐怕早已死亡。接着,张爵谦在村东头的山岗上,为张人亚和他的亡妻修了一座墓穴合葬。张人亚一侧的衣冠冢,放置的是用油纸层层包裹的书报文件。为防别人生疑,墓碑上故意少刻了一个“静”字。

张爵谦在白色恐怖中煎熬了20年,上海、宁波都解放了,儿子还是没有回来,他预感到儿子是凶多吉少。“共产党托我藏的东西,一定要交给共产党。”1951年,年近八旬的张爵谦挖开墓穴,打开棺材,拿出那包书报文件,委托在上海工作的三儿子张静茂,将其交给了上海市人民政府。

打开一看,工作人员顿时惊呆了:里面共有珍贵文物36件,光一级文物就有20多件,如《共产党宣言》(中译本)、中共二大决议案、中国共产党第一部党章等。后来,张爵谦通过一份报纸刊登的消息得知,儿子张人亚于1932年12月由瑞金赴福建汀汀汀途中因积劳成疾病逝。临终前,张爵谦欣慰地说:“静泉是为党的事业牺牲的,值!”

这个故事,感动了一批批前来义务讲解的官兵,每天也在感染着成千上万的中外游客。有一次,一个日本老人听了张人亚父子的故事后,走上前拉住徐少楠的手,用生硬的汉语说:“你讲的这个故事很感人,明年我要带着全家再来听一遍。”第二年4月,这位老人果然带领全家老少13口人,专程来到上海,现场聆听了这个故事。

“身处红色圣地,播撒信仰的‘火种’。通过我们的讲解,让更多的人受到教育、受到鼓舞,是我们最大的心愿。”徐少楠深有感触地说道。有一次,一位坐在轮椅上的老阿姨,对墙上的图片资料很感兴趣,几次挣扎着想站起来凑近看都未成功,急得直跟家人发脾气。

徐少楠见状,赶紧走上前,将老人轻轻扶起,背起老人一张图一张图地看,一个版块一个版块地介绍。1个多小时的参观结束后,望着汗流浃背的徐少楠,老人含着泪说:“在这里,我不仅看到了过去共产党人红心向党、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更看到了今天的人民子弟兵忠诚奉献、一心为民的高尚情怀。”

今年“七一”那天,徐少楠被中共一大、二大会址招收为讲解员志愿者,他兴奋地说:“我会带领公司更多的人,加入到这个光荣的群体。”

突发高烧,母亲依旧坐了16个小时的车来看我。母亲怕我看到她分心,就远远地躲在人群中望着我。

等我换班时,才发现瘦弱的母亲。却不知,脸上沁满汗珠的母亲已经在车站整整等了一上午。朴实的母亲,烧得满脸通红,用最普通的话语解释着——“看儿子一眼,就放心了。”

热泪在眼眶中不停地打转,千万的话语顶在喉尖,我默默地说了一句:“妈,您真傻。”冬日里的冷风在窗外作响,我不由自主地握紧了母亲冰冷的手。

谢谢母亲,走过万水千山来看我。母亲用她那榆树皮般的手掌摩挲着我的头,攒着的思念就盛在了手掌中。母亲疼爱地念叨着:“瘦了,个子高了,得吃吃饭啊。哦,看我给你拿好吃的了。”说着,母亲从那个蓝花布缝制的提兜里,往外掏煎饼。望着母亲,感恩之情从心底涌出。

车站有着军人的悲喜,军人家庭有很多难以言说的故事。夜色阑珊时,汽笛声响起时,站牌徐徐后退时,车站里随风潜入牵挂的泪滴,看似悄无声息,其实早被觉察。

奔跑的身影

■李骏

25年前,我从军校毕业。火热的青春犹如七月的太阳,炙烤着我们每一个同学的雄心壮志——到部队去建功立业。

毕业时我留校,看着空荡荡的曾流过血汗与泪水的操场,便写了一个中篇小说《瓜熟落的日子》。小说发表后,被一些同学看到。有人说,我把主人公写得太好了。我说,不是我写得好,而是生活中的原型就是那样的一个人,他是一个兵、一个学员,一个似乎只为理想而奋斗与献身的英雄式的角色。

我永远记得他那双跑鞋,那双带着钉子的鞋,成为一个男人力量的体现。每次在学院举行的运动会上,无论是长跑还是短跑,他是大家心目中反复鼓掌的健将。成绩的背后需要付出,在我们酣然入梦时,只有他还在操场上奔跑。有一次,我深夜站在学员队三楼的阳台上,看到他的身影在操场上孤独地奔跑,一圈,又一圈……跑得令人心醉,也令我惭愧。

毕业后,他分到了基层部队。从履历中就可以看出他军旅生涯的坚实:历任战士、副班长、学员、排长、副连长、指导员、教员、协理员、股长、营长、训练处长、直政处长、院校教官……

1998年,他参加湖北石首方向的抗洪;1999年,他被机关送到桂林陆军学院进行参谋和政干干部培训;2006年,他来到北京,在原后勤指挥学院学习进修;2014年,他从原石家庄陆军指挥学院硕士毕业;2015年5月,他又被选调到母校代职当教官,在作战指挥系后装教研室工作。代职期间,他先后参加学院“红星-2015”指挥所对抗演习、“跨越-2015·确山”等演训教学任务,积极参与陆军合同作战后勤保障、陆上联合战斗后装保障等5项课题,顺利完成代职任务,受到同事和学员的普遍认可及院校校长的充分肯定。

他曾生活在农村,从童年到少年,生活艰苦。当兵后的三年中,他在炊事班烧过火,喂过猪,种过菜,守过车库……但他从来没有丢掉上军校的理想,繁忙的军事训练之余,经常利用课余时间补习文化课,在干好本职工作的同时,全方位发展自己。终于,我们从祖国的四面八方走来,有幸成为同学。作为班长,他与我们在天津度过了艰难而又快乐的军校时光。

毕业那年,我们面临实习。他选择了到条件艰苦的格尔木实习,直到以优异的成绩毕业。

毕业后,他一直默默地在基层连队工作。他始终认为,“当兵不谋打仗,还是普通百姓”。为此,他处处以身作则、模范带头。他曾讲起2000年的一段事,组织上安排他任某连指导员。那时,这个连队是后进连队,谁都不愿意去。当领导对他讲时,他一拍胸脯:“没问题!”

在那段艰苦的岁月里,他与全连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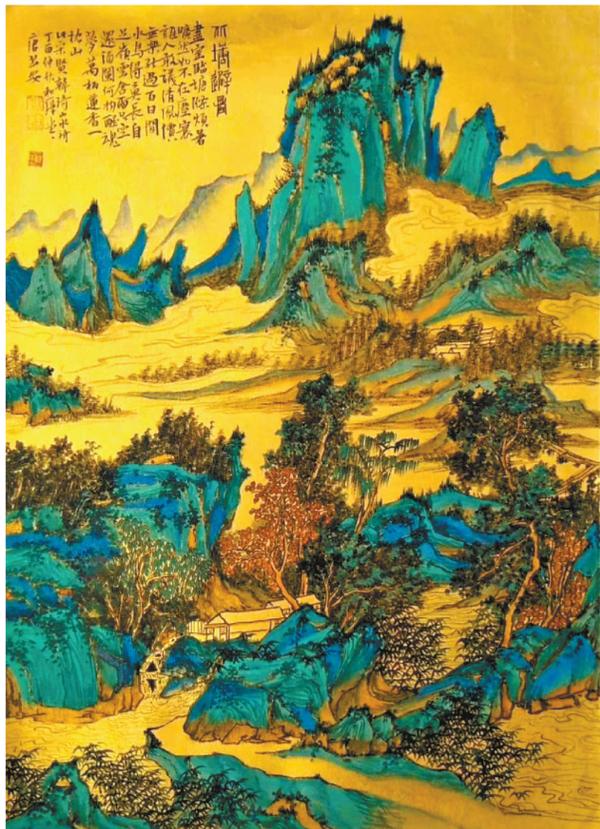
兵并肩战斗,扛沙袋、运水泥、搬砖头、拉钢筋,战酷暑、斗台风,大家都认同这个接地气的党支部书记,甚至于时间过去二十年后,老连队的人联系他时还叫他“曾导”。

他说,他曾每个季度都给每个战士写封家信,让家长非常感动。至今,有些家长的信他还留着。有些战士家里也留着他写的信。正是凭着这种工作干劲,仅仅半年连队就被评为先进连队。

2008年和2009年,他担负教学法集训和落实新大纲建设试点现场会任务。经过几百个日日夜夜的辛勤付出,现场会圆满成功。他从基层收集大量素材,经过分析和论证,形成了一套值得借鉴的新训和士官队伍建设的资料……

27年间,他从一名战士一步步成长为正团职领导干部。在我们所有同学认为他的军旅人生会更加辉煌的时候,有天深夜,他发来一条短信:准备转业,为军改作奉献吧。在他看来,部队毕竟是年轻人的事业。思谋已久,他决定转身。

如今,他受邀到一家公司任职,事业成功。在他的努力推动下,公司组织了党支部和工会。军队作风和军人标准,让我们感受到了一个曾为军人的骄傲和自信。他叫曾广斌,来自湖南,他是我军校的同学,我们四班的班长。他以自己的人生之路,充实了我们驳杂的记忆。而更多的记忆,都让我们在我们年轻时,我站在学员队三楼的阳台上,看他一个人深夜在操场上奔跑的身影……



河山(中国画) 唐书安作



长征

第4296期

感念

升华,情感的诗与远方

车站,人流不息。军人的故事,也如潮水涌动。

上次在车站出站口,远远地,一种糯糯的声音直从身后传来。我一转身,一个一岁多的小孩坐在妈妈推的儿童车上,叫我爸爸。

我很吃惊,他妈妈柔声说,“这不是爸爸,只是和爸爸穿着一样的衣服。”这时候,小孩又清脆地叫了一声“爸爸”。我知道他爸爸也是当兵的,穿迷彩服,孩子和妈妈正在翘首以盼地等着这位军人回家。我喊了一声“嫂子好”,突然鼻子有点酸——军人家庭,不容易。

听人说,车站有两个地方最感人,出站口和进站口。一个是等你回来,一个是不想让你走。

走进出站口,离愁便拥入心上,我不可遏制地忆起母亲在进站口送我入伍的场景。那时母亲没有哭啼,瘦削的脸上,有满面的红光,这是在为儿

车站

■冯斌

子成为军人而自豪。我看到母亲整夜没睡的憔悴面容,看到她稀落的头顶已经有了刺眼的一道白痕,看到她干裂的嘴唇和嘴边的火疮,看到她穿了四年多已经出绒的羽绒服,而里面套的还是我的高中校服。我只有默然。

母亲不好意思地说,“急着赶回来,没来得及染头发。”当时我还气恼她只知心疼别人,总是忽略自己。

“妈,你烫个头吧!”我知道,节俭的母亲一直下不了决心烫个头。“记得买件新羽绒服吧!”我懂,母亲总不舍得为自己置办衣物。

“妈,你在家吃好吃点,每天都得吃降压药,别省药钱!”我晓得,有些话,提醒多少遍,母亲依旧固执。她

总有她自己认为的苦衷和理由。彼时,车站中的母亲一边诺诺,一边看时间。渐渐地,她脸上又浮现出凄婉的神色,我读懂了。那神色,我既读出不舍,又读到担忧,还有挥之不去的牵挂。

天色渐渐暗了下来,在我将要进站时,我看到她难过的脸,是从未有如此的苍白。我竟有一丝慌张,我知道我这一离去,母亲就从此开始了等待。

当上等兵时,我在驻地所在城市的车站进站口执勤,我不知在车站目睹了多少离别和眼泪。却没想到,自己有一天能在这里迎来团聚。

母亲事先没来得及告诉我,便踏上了家乡到驻地一千多公里的路。出发前

